

开车送女儿上学。初春,雪花初融,四野还凛冽着寒意。

暮见一穿白棉衣的女孩在风中狂乱。她高举双手,上蹿下跳,试图拦住经过的车辆。她的癫狂反倒吓住了那些司机,每辆车都加速而过。我好奇地踩了一下刹车,她就抓住这一秒冲过来,一拉车门,雪球似地滚上来:“我手机忘出租车上了,快帮我追!调头!左转!”

还真是十万火急,我的每根侠骨都容不得我多想,迅速调头。没走多远,到一个十字路口,我说往哪儿走?她说,不知道哇,那是辆绿出租……我说,所有的出租都是绿的,你知道车牌吗?她说,不知道……

意识到希望渺茫,这只“无头苍蝇”哭起来:“刚刚买的新手机,两千多呢……”我问,你手机号码多少?她突然醒悟过来:“对对,打一下。”我把手机递给她,响了六七声后,谢天谢地,通了!

接电话的是出租车司机,可他不愿意过来,只支支吾吾说他在某某小区,却不愿意告诉确切位置,他在犹豫。我夺了电话说:“师傅,我在你附近,麻烦你等等。”

找到那个小区,转了一圈,也没发现目标。再打电话过去,他又说,在下一个小区……这样子绕了十来分钟,终于在路边看见一辆出租,两个乘客正上车。我箭一般开过去,挡住它去路,问女孩,是这个司机吗?女孩惊喜道:“是!”我长出一口气,如果再晚来几秒钟,这辆车肯定走了,女孩的手机自然易主。

女孩子拿到手机,喜出望外,先是低着头看手机,按了半天,没发现异样,才长出一口气。然后,她开始低着头,笑眯眯一路向西,看都不看我一眼——可能早忘了我的存在。

望着她的背影,我的心情渐渐变得复杂。那是种什么情绪呢,先是奇怪,后

是遗憾,最后全成了愤怒。我想,也许她是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,享惯所有的爱,且从来把别人的帮助看成理所当然。也许,她受教育太少,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。感恩和礼貌,只要有一个存在,她就不至于对陌生人的无私援助无动于衷。

我承认,我还达不到某种境界,虽然我听说过:“帮人的快乐,本身就是最大回报。”但那一刻,我不想独善其身,我想说点什么。

我追上她,开到她身边,她竟然毫无察觉,我使劲按喇叭,她才抬头,淡淡地看我一眼,什么都没有说,连个笑容都没有。我说,妹子,你又忘东西了!她吃了一惊:“什么?”我说,你忘了说“谢谢”,也许,我不应该帮你……

她这才红着脸,气若游丝道:“谢……”她的声音,沾了二月雨,一丝丝滑落,跌在冷泥里。

“记着向所有帮你的人说谢谢!没有人必须要帮你。”说了这句话,我踩下了油门,从后视镜里,我看见她站着没动,可能有些蒙。

这时候,坐在后边的女儿说:“妈妈,我如果忘了手机,是不会像她一样拦车的。”我问为什么,她说:“因为我不相信奇迹发生。”

我说,可奇迹不已经发生了吗?她说,有谁会像你这样呢?可是,她想了想又说,既然你是好人,喜欢做好事,那为什么非要人家说谢谢?

我说,也许我害怕真有那么一天,大家都忘记说谢谢,当你需要帮助时,就没有人再对你施以援手了。

我帮她是爱,向她讨要谢谢,也是爱,而且是大爱,是社会责任,难道不是?最后我说,记着向所有帮你的人说谢谢。

女儿点了点头。

请你说谢谢

梁凌



何园花窗

贾泽宇

欲领略“晚清第一园”扬州何园的景观妙处,是不能忽略其花窗妙用的。碎步在园内的复道回廊中,梅朵、海棠、莲瓣、折扇等诸多形态各异的花式空窗荟萃呈放,组成一串串连绵不绝,创意非凡的什锦花窗廊带。不经意间,撩得你怦然心动,流连忘返。

花窗以细腻光滑的水磨青砖拼砌窗型,窗框线条流畅挺健,合缝精细严贴,圆润自然的砌和连接如同历史的浪涛在花窗内自然翻卷。浑穆青灰的天然色彩,嵌入回廊的白墙黑瓦之中,寓古朴于深秀,韵透出一层层中式园林的厚重。

回廊花窗的窗洞造型阔大,像个巨大的石砌相框,足能容纳十来张神形各异的笑脸。走近了,不禁让人有上前窥视的念想。于是,满脸满脸踮地探进去望,视线刚巧对应着一扇密密层层法式百叶窗。对面这另一番洞天,原来是何家千金所住西洋风格玉绣楼的局部。借助这回廊的窗洞,园内东西花园与玉绣楼之间的住宅院落打破了高墙的束缚,巧妙地串连在了一起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:“取景在借。”何园正是精妙淋漓地利用了这一廊花窗,实现了无景不观,有景皆借的造园境界。人得花窗之中观景,无意中自身亦成了花窗之中嵌入的奇景。花窗本身所具有的形态孤美就不再突出,而其与周围景致环境契合出的灵动大美才让人惊叹。花窗也因此而变活了,变成了何园明亮的眼。透过这些靓丽百媚的明眸,园内的角角落落都充满了鲜活的气息。一路绕园赏景,借花窗之眼望去,另一花窗内是一株参天玉兰的局部。形态各异的花窗,把园内景致无意分割成了若干相对独立的微缩景观,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趣。一窗窗探望过去,感觉如同流连于一幅幅悬于墙上的流动画卷。

花窗虽用于借景、观景,然花窗本身亦似一面穿越百年的历史明镜,亦可通过其设计之品位与匠心,窥见造园者倾注了的心力和心灵深处的寓意抒情。园林主人何芷舠,面对腐朽黑暗的晚清政治生态,选择了“独善其身”的归隐之路。前后耗时长达十三年,才逐渐修成了何园今天的规模。何园原名“寄啸山庄”,取自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倚南窗以寄傲”“登东皋以舒啸”的意境。这寄托傲世情怀而靠倚的花窗,将中西建筑合璧通融的独特设计,亦透露出他弃官从商后,开始崇尚“西学中用”,全心投入国家教育大业的豁达开明的思想。

我想,如果把何园比作一首晚清流传下来的玲珑小诗,那么这花窗就是诗行里让人回味无穷的精妙结尾。



各有所好

外国幽默画

(保加利亚)米海罗父

1976年夏我的九方篆刻作品经过层层严格评审,代表吉林省入选中国文化部与对外友协主办的《现代中国书法展》赴日本巡展,其中“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万岁”一印刊登在日本的《现代中国书画展》专集上。此展是中国书坛在“文革”沉寂十年后的整体亮相。倏忽四十年过去,全国此展参加者已屈指可数。读旧作,忆华年,意未尽,遂谈印文中的“民”字。

学界对“民”的主流识定,出自郭沫若考证金文“民”(图一1.2)的观点:“均作左目形……而以为之奴隶之总称”(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一);其在《奴隶制时代》一书云:“横目的象形字,横目带刺,盖盲其一目以为奴证。”郭老研究时没见过甲文民,“民字于卜辞不见”(郭语)。

我的北京师大前辈学长,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(1899~1982),在著作《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》里对“民”的古代

用法研究后认定:“《尚书·盘庚》中看‘民’字义,可知该篇所记之‘民’,大多义指‘民众’,无一例指‘奴’义。”黄学长宏观谈的“民”,与具象谈“民”构形的郭老观点分歧但不能直接交集碰触。

有学者同意“民”的上部是眼睛,云:“其下是一个古文的‘十’字,在长长的一竖中间有一短横或一点,在此表示眼睛向下。”又云



梦笔寻踪

“‘民’的构形源自社会下层的民众,看见位高权重时候的低眉顺眼,十字强调了眼光的回避下视。”此说且绕且牵强,但也道出“民”非奴隶。

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,不是小文探索的问题。我赞同郭老左眼被刺“民”的说形,但认为其推出“民”本义指奴隶之观点是错误的。汉字中有遭他人奴役本义的字,大都出现手形,用手拖

读印谈“民”

徐梦嘉文/图

拽的“奴”、摠住的“妥”、割耳的“取”,扔出的“弃(棄)”等等。郭老所析被人刺瞎一目沦为奴隶的情况不具普遍性,因为“盲目奴”不利于今后为主人干活。从字形分析“民”,字中亦无奴役字的“恶手”。我识定:“民”的真确初义,可以理解为收获时节,田地里农人弯着腰左手挽拢禾秆,右手持镰从不莠处齐刷刮开。

由于禾谷挽向左边,收割过程中左眼容易被摇曳的谷穗芒伤着。民字左眼下的“刺物”应指谷穗芒,金文“民”的竖中圆点或椭圆点象征这一刺芒有着不同形状的饱满谷穗颗粒。短横代点的甲文“民”(图二)当是契刻方便使然。

“民”字的构形源,来自先民在禾田收割时不幸被稻麦等作物芒刺伤到左眼的事故。寓意艰辛的“收割民”较“盲目奴隶民”具普遍象征意义。郭老一生没当过农

多还是源自人的匆忙、封闭、狭隘、

偏见、固执。

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大型服务类节目《等着我》,“为缘寻找,为爱坚守”的栏目口号,温馨感人,每一对失散多年的亲人见面时刻,都是泪点的集中迸发。简单朴实的语言交流,近乎笨拙的肢体动作,其实有

胜有形。

盲点之上或盲区之间,人会接收不到某些有益有用的资讯,会屏蔽一些有价值的信息;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,有效的信息往往都湮没在汪洋大海之中,人们最大的焦虑往往是:有益的在哪里?有用的在哪里?有价值的在哪里?茫然,会加重盲目。

“扫盲”的办法之一,在我看来,不妨常常看看“朋友圈”——不光是“二次元”的那个,更是“三次元”的:向身边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多学习,与那些踏实进取的朋友多互动。他人是一面镜子,照得出镜前自己的小,也显得出镜内景深的大。更重要的是,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,要有一种自

省的精神,要学会“大幅度转身”——在面对知识结构之外的信息时,不妨停一停:我是不是应该给它足够的耐心?在遇到陌生的经验时,不妨看一看:我是不是足够宽容来接纳挑战?在做出下意识反应时,不妨想一想:我习以为常的观念,从来如此,便是对的么?

在自己熟视无睹、漫不经心的那些盲区、盲点:停一停,看一看,想一想。



边看边聊

老年中心请来的舞蹈教师,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非裔女子。我不懂舞蹈,分辨不出是非洲风格还是拉丁风格,只觉得节奏明快。十几位老头老太跟着跳,皮鞋踢在地板上,塌、塌、塌塌,节奏鲜明,声音短促而强烈,经过房间的共鸣,就好像有几十个人在跳。我坐在旁边,主要是欣赏它的节奏。听听,听听,思绪溜到了六十多年前的南京。

一九五三年的早春,有一队士兵走在南京中山东路上,看上去就知道,是一支驻防在乡村地区的战斗部队,因为他们脚上穿的是带有铁钉的皮鞋。每当领队的唤齐步走或是跑步走时,铁钉与地面的撞击声铿锵,短促、清脆、洪亮。当跑步走时,一百多人的队伍,步伐是绝对的整齐划一,坍塌的声响,虽然没有舞蹈时的节奏变化,但此时雄壮、威武的气氛,却是不可比较的。一路走过去,沿路的行人几乎全都停下下来观看,连三轮车、自行车都停在路旁不走了。

我就在这群士兵的队列中。

一九五二年底,驻防南京郊区的炮十九团准备入朝参战,在补充人员编制时,我被派遣到这支队伍。发下一双皮鞋,前掌上有十几个铁钉,不同于田径鞋上的尖钉,而是像十几个小酒盅倒扣在鞋底上。营房附近都是农田和泥土路,走在上面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。可是这天走在马路上时,却被大伙儿脚下发出的铿锵声所震撼,不由自主地,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,精神异常亢奋,紧紧跟随队伍的步伐行进。

如今,早已忘却了队伍开到南京城里的事由,钉鞋的铿锵声也从记忆里渐渐远去。我从沉思中回到现实,舞蹈的坍塌声还在耳边响着。看看现在的自己,一个沦落天涯、心如止水,耳聋眼花,身心疲惫的衰老头,真的曾经那么年轻过!曾经有过那样的意气风发么?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钉鞋铿锵

刘振楠

图一 民(金文1.2) 图二 民(甲文)